

逃婚

沈 淡 影 著

逃 婚

沈
淡
影
著



逃婚

定價大洋二角五分

著者：

沈淡影

發行者：

浙江路洪德里
沈仲達
一弄七號

出版者：

泡沫社

印刷者：

大方印務局

寄售者：

本埠各大書局

版權
★
所有

1935.8.10初版
1——1000册

號四八〇二第字審證查審誌雜書圖會宣中

預 告

青春底火焰

「青春底火焰」，是青年作家沈淡影君最得意之傑作，裏面包括四篇短篇創作，篇篇生動流麗，筆法特殊，悲悽處，猶如杜鵑之啼泣！雄壯處，宛如怒濤之激石！句句撩人心弦，字字引人入勝，該書約于十月十日問世，定價二角，現爲優待「逃婚」讀者起見，預約減收一角，（寄費在外）欲定從速，九月底截止，函件直寄浙江路洪德里一弄七號，沈仲達君可也。

泡沫社啓

在S路底的一百十九號單間石庫門內的一間亭子樓，昨天新搬進來一個青年，他年紀雖才廿歲，但臉上看去，却很老成。

從他搬進來到今天，除了每天到房東太太處吃二頓飯外，他簡極沒有一步離開那斗室般的亭子間過，整天的伏在一張新買的小寫字檯上，寫着靠牠生活的稿紙。

他的房東是個善和的寡婦，她對以前的房客，個個都很和善，尤其是對於昨天才搬來的他，然她見了她的新房客那種孤靜的舉動，却使她非常的感到不快，她替那個青年憂愁，同時她又想到自己的丈夫在時，也和那青年一般地孤寂少歡，終日玩弄文墨，以致身體日漸衰弱，不到三十歲就死了！她那時才廿九歲，便做了寡婦，而且膝下還有一子一女，女的名蕊貞，那時才三歲，男的名志華，她那時真苦！一面要負擔家裏的生活費用，又要料理家人的鞋襪衣食，她辛辛苦苦是忙了十六

年；她想到十六年中，所吃的苦時，兩行熱淚又在淒然下流了！她刻苦的工作了十四個年頭，現在她的家裏雖不甚富有，但也足可稱為小康之家了！

黑暗之神，漸漸地降臨到人間，但大都會的街道中燦爛的電燈光，却照得如同白晝般地；在這時的S路底的一百十九號的前樓上，已在吃晚飯了！一張八仙桌，坐着四個人，向裏坐的是房東太太，右是她的兒子志華，左是她的女兒蕊貞，坐在她對面的就是昨天才搬來的那個青年房客鄭明中了；他是包飯於房東處的，因他祇有一個人，而且房東太太全家也祇三個人，所以叫他同桌吃好了！而他呢？也覺得比較便些，所以也就答應了下來；連這次是第四頓了！雖然他們是同桌吃着飯，但却很少閒話，除了那位怪客氣的房東太太嘴內常叫的：「請請請，不要客氣，大家都同自己人一般的，不要客氣呀！」之外，僅那個青年口中常說的：「好好好，我不會客氣的……」了。

但這一次呢！那位熱心的房東，是再也忍不住她二日來，所要安慰和動問的話了！終於停着笑問道：

「鄭先生！你的家鄉在那兒呀？家裏還另有人嗎？」

明中見問，忙停了笑答道：

「唔！在北平，家裏還有父母，弟妹……」

「那麼你怎麼一個人住在上海呢？」

「這個：因為生活問題，所以到上海來，預備謀個職業，那知到了上海倒有一個多月，而生意卻沒有找到，不得以暫作賣文生涯的！」

其實他那裏是真的爲了生活而到上海來找職業的，他的爸爸是個北平名紳，家裏很富有，那裏要他拿錢去負擔家用，不過他的爸爸腦子很頑固，在他才滿二十歲的那年，便要強迫他和一個不相識的女子結婚，因為那個女子是目不識丁的鄉下人，他那裏肯，便逃到上海來避這個婚期，因為他不願把家裏這種頑固的舉動告訴

別人，所以打着謊回答着，這時房東太太見他說話遲疑不安的樣子，便也轉了話鋒道：

『呵！那末你可常到我這裏來坐坐，整天倒夜的用腦力，是一件不很好的事，對於你自己的身體的健康問題，你應當注意一點兒，這幾天他們姊弟倆，放了年假閒坐在家裏，如果你不怕鬧，我可叫他們來伴你談談！』她說到這裏，對她的女兒道：

『蕊貞！你可和你的弟弟，常常到鄭先生那兒去叨教叨教他，我想信對於你的學問也會增進些！』

蕊貞聽了她媽的話，對明中看了一眼，便帶着微笑道：

『媽好！你倒一面說的，也許鄭先生是不歡喜我們去擾亂他的文思。』

說時臉上頓時浮起了二片紅霞，微斂的眼眶裏，滿含着嬌羞，明中聽了她的話，連忙歉虛的說道：

「我那會不要你們去，恐怕請你們不到，有空時祇管請過去談談！」

說着，把眼光斜視到蕊貞的身上，但這時蕊貞卻也在偷視他，四條視線，卻巧接合在一起，倆人不約而同的微微一笑，這是第一次見到他的笑容，從他搬進來到今晚。

這時各人的飯都已吃完了，明中洗了臉，便告辭了出來，走到自己房內，開亮了電燈，吃杯茶後，坐在椅子上，伏着頭只是想着剛才同桌吃飯的蕊貞，他想「她是多麼的美麗呀！多麼動人呀！如果和自己的未婚妻比較一下，那真天壤地別了！而且她還識字的，唉！我真是個不幸者，處在那十足頑固的家庭中，我一生的幸福，不早消逝了嗎？唉！……」他越想越煩惱起來，鬱悶，憤恨起來，站起身來，雙手放在背後，無意識的在室中來往的踱着，腦中只昏昏的，再也沒有心思，續做那篇未完的「勞工們的吶喊」。

夜漸漸的深了！這時從明中的亭子間裏的「扇玻璃窗中望出去，便可見一輪皎潔

的明月，高懸在蔚藍色的天空，她的光耀是多麼的美麗可愛，但在明中的目光看來，總覺得慘淡，孤寂，靜岑，反映着他的心靈深處！更使他感到身世飄零，孤單可憐，不知中流下兩滴酸淚來，他很沒勁的把衣服脫了，便躺到被窩裏去，但不知怎的，反來覆去的只是睡不熟。

『呼呼……吭……』一陣清響的鼾聲，從前後樓傳將出來，很清楚的送入他的耳膜中，頓時引起了他的幻想，他想：「這時那位可愛的蕊貞姑娘，大約已在黑暗之鄉裏追求她的情人吧！和情人談着情話，她現在正和……不！也許她還在潔白的被窩內，正在和我同樣的亂思……也許在想……我……也許……不然，在吃飯時她爲甚麼對我微微的一笑呢！呵！這嬌媚的笑，這神祕的微笑，哈哈！」他想到這裏，不覺也笑了起來，窒悶在他胸內的憂愁，早已不知去向的消逝了！但剎那，他卻又沉着臉，自己對自己輕輕的說道，『呵！不要癡想吧，這平凡的微笑，未必見得是愛上了你的吧！』智理彷彿在主使他，他又轉念道：『不！明天如果她來時，我

要向她表示自己的心靈是那樣的思念着她，愛慕着她，並且將自己願和她成爲一對精神上的友誼的話，向她要求，那她也許不會拒絕我的吧！『哈哈！准定！定然！』他反覆的想着進攻這美麗的姑娘的第一步計劃！



昏沉沉的，明中在十二時才起床。洗過了臉，不多息，那房東太太的兒子志華，已來叫他吃飯了，跑進門，見桌上已擺着幾碗熱氣騰騰的小菜。蕊貞正在盛飯，房東太太已坐在桌邊等候了，見他進去，便站起身來道：

『鄭先生，飯才好哩，因我自己睡得遲些，小菜都是她燒的，你餓了吧！請用飯啦！』

明中見說，便滿臉笑容的說道：

『我也起床得不多時呢！好好，那末金女士，你也可以用飯啦！』

這時蕊貞正在盛飯，見他在對自己說，便回頭對他笑了一笑道：

「鄭先生，你先吃吧！我就來啦！」說着把剛煮好的飯，放在各人的面前，自己便坐了下來，又微笑着對明中道：

「對不起，今天的菜，燒得不興，請你不要見笑！」

明中見說，便很快的答道：

「很好很好，燒得實在不差。」

說時，對蕊貞微微一笑！

在飯後，房東太太和他談了好些時候，在他回到自己的室中時，照律的，伏在檯上，寫着那篇「勞工們的吶喊」。

時光老人，在一分一秒的過去，明中的手和筆也在不停地抽動，今天他很高興，一直寫到吃晚飯時才停筆，他吃了晚飯回來後，腦海中總浮蕩蕊貞的倩影，他開始怨恨自己了！他想該問她在甚麼學校讀書現在……正在這時「砰砰……」門外起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，接着又是一陣「鄭先生！鄭先生！你可睡啦？」的叫聲，把

他在昏迷的幻鄉裏叫了回來，他立刻站起身，很慌張的 answering：

『沒有睡！沒有睡！』

一邊立刻把門開了，見是志華和蕊貞，他的心立刻跳了起來，話也說不出了！

祇是呆呆的瞧着蕊貞，志華便問道：

『鄭先生，你還沒有睡嗎？』

只才把他的目光收了轉來，即回答道：

『是的，請進來坐一息。』

他回答着。

讓他們進來，他倆進門後，便坐在近窗的二只椅子上，他倆的目光，不時在這斗室般大的室內，循環的流轉着，臉上露着欽羨的樣子！同時在明中的胸內，却彷彿有一塊東西似地不停的在跳躍，但他極力的鎮靜着態度，向她問道：

『金女士。你在那家學校念書，現在是幾年級？』

她見問，便嬌羞的笑了一笑道：

『我的校名是培成女子中學，我今年才高中……』

她說時。雙頰上又浮起了二片緋色的紅霞！

『呵！那末你的弟弟可和你同校？』

『不！他在明志小學，今年是五年級……』

『鄭先生！我們的校裏前天已放假了！可是校中還要開第十次戀親會，也有學生們表演話劇和歌舞，我也要表演的，鄭先生！你去嗎？就在明天，我的媽和姊姊都去的！』坐在蕊貞身傍的志華，忽然微笑着問。

『呵！好的，我准去！』明中說着，向蕊貞看了一眼，而這蕊貞的面龐上已露着歡悅的微笑，志華聽了明中的回答，他更快樂的道：

『那末明天午飯後，我們同去吧！』

空氣突然的靜了下去，蕊貞的日光無意中轉到那隻不十分大的寫字檯上，見許

多中西書籍，很整齊的放在檯上，潔白的一束稿紙，擺在寫字檯上，蕊貞見了便站起身來，走近檯邊，仔細的看了看稿紙上的字，對明中道：

『鄭先生，這是甚麼文呀！完了後，可借給我一看？』

『好的好的，不過很不好，你看了不要見笑！這題目是「勞工們的吶喊」，但還沒有完，等完了，我可拿給你的，如果你現在要看的話，那末我以前在各報上登載過的你先拿去看看好吧？明中說着，便在抽屜中拿出一本貼稿簿交給蕊貞，蕊貞接來一看，便笑着道：

『好吧！鄭先生，你可別客氣啦！時候不早了，明天見吧！你也該睡啦！』說着便攙了志華，拿了一本貼稿簿出去了，明中望着她倆的背影，說了一聲，『好！明天會！』目送她們姊弟倆走上了樓，轉身便將門關上，坐在床邊，呆呆地望着，一盞廿五支的電燈光想着：『明天她弟弟的校中開懇親會，她也去的，哈哈！這不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嗎？唉！可惜她媽也去，不然自己倒可對她表明自己的心跡！說明

自己是如何的愛着她，同時要求她成一個精神上的朋友，想她大抵不會拒絕吧！』想到這裏，在平日不易見笑容的臉上，又浮現出一絲微笑！然而一轉念，卻又覺不妥，不如自己來寫一封信面呈給她的好，他決定了他的意志。毅然的站起來走到檯邊，拿了一本信箋，提起筆來寫了一封求愛信，預備明天給她，寫完後，封入一只緋色的信封，便放入了衣袋；一看錶已到了十一時四十五分，便即脫了衣服睡了！一刹那已入了黑甜之鄉！在夢中他見自己和蕊貞同在公園中娓娓情話着，帶着涼意的風，輕微的吹吻着他倆的額髮，在法國梧桐的樹枝間。蟬兒高聲的唱着迎夏曲！在這幽靜廣大的公園中，他覺得只有他們二人，他更快樂了！他跪在地上向她求婚，弄得她臉紅耳赤地，但結果終默許了他，不多時，他倆的嘴唇已接合一起！他真被她陶醉了，只是望着她微微的笑着，在醒來的時候，臉上還帶着笑容！他睜開眼睛，瞧瞧床頭掛着的鬧鐘，已十一時了！他即起身，洗臉後，不多時志華已來叫他吃飯了，並且告訴他說今天早些吃飯，吃完了飯便可去看表演。

『好呀！』明中隨便的答了一聲，便同志華上樓，見她們母女已在等了！那位善客氣的房東太太，照律的說了幾句客套，並且又對他說：

『鄭先生，你飯後可和他倆同去玩玩，本來我也預備去的，因為剛才隔壁的王太太叫我去雀戰，只好失陪了！』明中聽了她的話，他的心裏歡喜得甚麼似地，他想今天的機會是不能再給牠輕易的過去的啦！便裝着鎮靜的態度，淡然的答道：

『那我也不去了！』

志華聽了他的話，未待她媽的回答，便搶着說：

『鄭先生，你可不能，今天一定要同去的，而且你昨晚不是答應我的嗎？』

這時房東太太也說道：『那可不能！你又沒有麼甚事，就陪他們同去也不妨！』

其實明中真是求之不得，因為和蕊貞同去，有些不便，所以故意這樣說：『我也不去了！』現在房東太太既這樣誠心叫他去，他想再若不答應，恐怕反要形成僵局。於是便答應了下來，飯畢洗臉後，明中便走至自己的臥室，在床下的皮箱中，